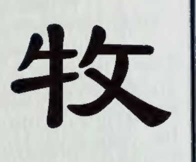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十八目

攻術

西門豹 三見　趙廣漢
朱博　諸葛恪
元禎　韋孝寬 二見
房景伯 二見　張允濟
馮緄　李景畧
裴子雲　李抱貞
長孫倫　于鍔

劉元佐　趙葵

狄青　柯謙

張易　文彥博二見

蔡襄三見　錢元懿

明鎬　張乖崖詠五見

陳恕　趙和

李若谷　胡良儒

程、顥三見　蔡光

鞠真卿　种世衡三見

宗澤 二見　趙昌言 二見

楊雲才 二見　陳瓘

楊璉

牧津卷之十八　攻術

明山陰祁承㸁輯

西門豹

西門豹初爲鄴令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

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爲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

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二弟子，

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西門豹之投巫、昔人有以爲酷者、不知禍

禍之說溺人深矣欲挽愚民禍福之見非生死不足以勝之不然俗轉溺而惑轉深釀而滋亂一方之民所蹈塗地視此二三巫嫗孰輕孰重所以挽回弊俗惟於人心所最蔽處轉機又必於人心所最湛處解惑非大豪傑人不能具此作用

趙廣漢

趙廣漢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

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

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咎、又敎吏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强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

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
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
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
石所及行之發于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
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
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
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按之辠立具即時伏
辜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爲鉤距
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

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廣漢之治、全在任術、然任術而理、終不失爲能吏、

朱博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常盜人妻見斫、府公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禁自

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收拭用卿、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起發部中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疏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投刀使削所記、

持以得情爲羈絡、以使過爲驅御、故泛僞

可使、

諸葛恪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恪至府、遣書屬城、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熟、輒引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得、於是迫窮漸降、恪乃敕下無令執拘、長史胡伉獲僞降周遺縛送于恪、恪以

達敎斬伉、民聞伉坐戮、知官惟欲出之、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入皆如本規、

不惜一人以平山賊、大有機權、

元禎

元禎便騎射、為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時抄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晝、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為置酒、使之觀射、先遣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

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即責而
斬之、蠻魁等相視股栗、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
人皆着蠻衣、云是抄賊、禎乃臨坐、僞舉月瞻天
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抄賊入境、
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
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
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乃慰諭遣
還、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

射失即斬、賊抄即覺、任意愚弄羣蠻、獨難

爲此十餘囚耳、

韋存寬

韋存寬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存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跡、命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存寬書、又爲落燼燒跡、若火下書者、還命諜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

兩敵相拒、正不可無此權術、

房景伯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背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

景伯以德報怨，而山賊悉降，此中大有機智，

張允濟

張允濟爲武陽令，原武民有以牸牛依妻家者，久之，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牛，民訴縣

不能決，乃請武陽賢於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令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遽指所訴牛曰，婿家牛，非我所知，允濟遂撤蒙，謂妻家曰，此即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訊法用小術，終與得情勿喜者迥別，

馬燧

馬燧隨李抱玉受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

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饋不稱、輒殺人、掩迋將、遣使饋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與辦、乃先聆虜酋、與約得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玉出境無敢號暴、抱玉才之、及爲隴州刺史、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

先聆虜酋、得申犯令之命、間戮死囚、以懾

生虜弄之如在掌中、

李景畧

李景畧爲豐州刺史、前刺史多懦弱、虜使至、敵禮抗坐、時回紇遣梅錄將軍、隨中使薛盈珍入朝、景畧欲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錄初未喻、景畧既見盈珍、乃使謂梅錄曰、可汗初沒、欲申弔禮、乃登高壟、位以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畧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之驕容盛氣、索然盡矣、遂以行呼景畧、自此回紇

使至，景畧皆拜之於庭，

雖小小用術，而玩弄夷虜，殊快人意，

裴子雲

裴子雲爲新鄉令，邑人王恭往戍邊，留特牛六頭于舅李璡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璡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頭，恭忿之，經縣陳諜，子雲令收入獄，敕追盜牛賊李璡至縣，叱曰，賊引汝同盜得牛三十頭，藏爾莊內，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恭頭，立面墻下，璡急曰，吾牛三十頭，

總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布衫，璡見是恭，曰，此外甥也，曰，若是即還牛，璡默然，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以五頭酬璡，餘並還恭，

此與武陽令張允濟，皆於聽斷中作游戲三昧，然子雲以五牛酬五年之勞，更爲得體，

李抱貞

李抱貞鎭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抱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

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其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攢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於其傍、由是士女駢塡、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塡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燼、日

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軍需偶急或不嫌一時權宜然如抱貞之舉則彼而近於酷矣一鎮士女既以求福之念爲施捨獨不可動以自爲身家之念乎

長孫儉

長孫儉爲荆州州蕭梁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

鏜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荅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着裙襦紗帽引客宴别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携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悦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妙在先使人傳語

于鍔

于鍔在淮南常聽訟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鍔鍔納之鞾中鞾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鍔探取他書焚之人言其所匿者焚也

既歸、省其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同窮索驗、以諭衆下、吏以爲神明、

倘韓中無他書、則柰何、終是小術、

劉元佐

劉元佐爲鎮日、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元佐遣命駕自賚金帛以施、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此與李抱貞之意同、然取以贍軍而止、雖術而不刻、

趙葵

趙葵鎮兩淮、兼守揚州、因元宵放燈、李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葵忽開一城門、掛榜、止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着白袍、初一夕、八十騎皆皂袍、遊城出去、次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北軍退、至第三年修城壕、見金甲二領、方知全死於此矣、

正以玩敵之法愚敵、

狄青

狄青征儂智高兼知邕州、南方尚鬼、時大兵初出桂林之南道傍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錢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

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以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還，當酬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及青將度關，前將晨起，不知公所在，方相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過關矣，

行軍自不嫌用術，余嘗聞陽明先生征思田，亦以六面骰子鼓舞諸軍，殆亦此意

柯謙

柯謙判諸暨、治獄多平反、賦役有困民者、力爭於上而除之、嘗捕蝗境上、有相率爲淫祀者、取土偶人踣而鞭之、以示民曰、此不能與命吏共禦災、祀之何益、明日毁其祠、蝗忽飛去、後遷江浙儒學提舉、

作用近顚、而可以醒愚俗、

張易

張易通判欽州、刺史朱匡業使酒淩人、衆於讌

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酣行尋其小失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怒甚不可當也易寖哉喑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易故以酒狂抑刺史之酒過而郡事亦賴以濟於此疑有術焉

文彥博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

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市以鐵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使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民間無端疑擾、解之正不以言意守泛公

此法惟古人能用、

蔡襄

蔡襄尹京日，時京師置雜買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舖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等給幹當內門內臣，故爲稽滯，京師甚苦之。襄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遇逐月宮中請俸錢時，許雜買務具供過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爲然，其事至今行之。

宮府之間，不得不相機爲轉移。

錢元懿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乃斬媪於市，自此火遂息。

處人心皇惑時，自不得不下此辣手，然亦祖投巫之意。

明鎬

明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幷州、時邊任多非材、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聞皆走散、

不傷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馭衆、無施不可、寧獨一事乎、

張乖崖、

張詠守蜀時、值李順王均之亂、後法度久弛、莽

倫莫曉詠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父頰張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成俗幼已如此況自長成豈不爲亂遂令殺之數日間又一卒相毆公問知其一乃上名遂斬次名自是一軍肅然

二事罪不至死公於法度久弛後借此爲警惕人心

陳恕

恕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葺

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令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怨，賓佐撓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

創一警百，此理人所易曉，難在取府中大豪爲榜樣耳，

趙和

趙和爲江陰令，時淮陰二農比莊，東隣以莊券質于西隣，貫緡百萬，至期贖券，先納八百千，期

明日以餘貲換劵、因厝宿、且恃通家、不立納緡之文、明日西鄰不認、且無保證、終爲所拒、東鄰訟于縣、以契劵無證、不能決、乃越江訴于和、和乃召能幹者數輩、齎諜至淮陰曰、適有寇江者、言有同惡在某處、姓名形狀甚悉、請捕送之、璘璘州條法、惟持刀截江者、無得藏匿、追諜至彼界擒西鄰以還、和厲聲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曰、耕稼之夫、未嘗舟楫、和曰、所盜率金銭鏹繒、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所

言稍若干斛、莊客某還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隣贖券者、銀器若干尊、某匠造成者、和大喜曰、汝雖非寇江者、何諱東隣贖券八百千緡耶、令檢券付隣、寘之於法、

雖稍隣于譎然足爲東隣舒憤、

李若谷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叔果訟姪、因而正其

罪、分其財、

似非敎民以道、然用以得情則快、

胡長儒

胡長儒爲寧海主簿、時隣邑永嘉民、有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紿以亡于盜、屢訟不獲直、往告寧海、長儒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儒嗾盜誣兄受步搖爲贓、逮兄赴官、力辨勿置、長儒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邪、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

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

噫盜誣兄、似非政體、借以察隱、斯可、然亦近於瑣矣、

程顥

程明道爲鄠縣主簿、時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明道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此亟是眞儒作用、

蔡光

蔡光爲江華令、夷俗祭纛、殺降虜童男子、迨於鋤、不忍見聞、曰、此未可以法令諭也、會峒中病疫、光密召境内巫師語之曰、汝等降神峒中、但云天厭用人以祭、故降之疫、若代以牲、則降福於是徭人大懼、迄今祭用牲、

即以禍福之言、潛奪禍福之念、大得肯綮

鞠眞卿

判其郡守潤州、民有鬭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以不憚輸錢於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此法最佳、倣此行之、民間可無大碍、

種世衡

种世衡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敎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敎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敎、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

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雖以小術弄民、然可爲集事之助、

宗澤

宗澤知磁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珓、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符車輦等物、塞了去路、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

矣、總止不往、

借神意以止康王之行、不但是忠爾之機智、實亦爲康王守道之逗留此一着地、

趙昌言

天雄軍豪家芻茭亘野、時防奸人穴官堤爲弊、咸平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官堤爲奸、

即用豪家芻茭塞堤、妙在先未嘗問、

楊雲才

楊雲才知公安縣、江水泛濫、邑北門堤滲幾決、雲才立水中、命割諸茅舍以塞、一市猾梗其中、雲才曰、此舉關一城生靈、乃吾軍法從事時也、令埋猾於滲所沒脛、敕守者嚴視之、不顧徑去、猾宗黨妻孥、及諸隣里、慮一決則不救、爭負土積茅壘之、堤遂堅好、乃命釋之、

借一市猾、以捍危城、此與陳恕知大名之事合、

陳璀

陳璀知寧國府宣城諸邑經元季之獘民租無入官廩率盡虛籍璀至有發其事者與司者皆洶洶懼得罪璀私念此特循故獘弗革耳非始造奸也殿言於衆曰吾以其月某日行視邑廩俾得爲計及期邑廩皆實而獘亦革

循獘與造奸須別公甚得之

楊璡

楊璡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

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璡遞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遁去、璡徐至、紿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聊以玩世、

牧津卷之十八 終

牧津卷之十九

真誠 附誠感一卷

劉昆　龔遂二見

崔挺　孔奐

袁甫　嚴詡

孔思遠　孟信

何遠　阮長之

魏霸　陶潛

殷仲堪　王世述

李存貞　王化基
劉惔　高爽
馮道根三見　呂僧珍
樂茂才　裴昭明
張岱　王秀之
明山賓　陳顯達
王毗　樊子蓋
宋守敬　銚期
劉曠　郲兆

陸象先　鄭棨

狄棐　韓琦四見

杜衍二見　歐陽修

陳良翰　張詠六見

陳堯佐三見　胡宿二見

鄭澣　李遜

湛朴　楊萬里

唐恪　毛仲權

李襲譽　仇悆

趙德莊　王藺

徐經孫　管紋

吳獄　孔鏞二見

梁潛　屈直

屠大山　劉修巳

附誠感一卷

宋均二見　王尊

虞國　袁安

諒輔　蕭修

徐栩　汪雄

許維禎　鄭宏

韓稜　張華源

蕭業　蕭猷

房豹　崔挺

達奚武　呂膚勛

陳伯修　呂璹

孫洙　孔鏞　三見

牧津卷之十九　真誠

明山陰祁承㸁輯

劉昆

劉昆，梁孝王之胤，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

即除昆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
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
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
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
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
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
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
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
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三十年乞骸賜洛陽第舍

以千石祿終其身、

劉昆自是儒者、作用出之悃愊、不特無粉飾之政、抑且不解粉飾之言、竟以質訥受知明主、建武時、吏治最盛、而龔渤海、與劉弘農、獨以長者見稱、其所崇尚可知、○偶然二字、大勝千百部德政錄、

龔遂

龔遂爲渤海太守、盜賊解散、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馬匹遂見

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䪥、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

府且止顧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敎戒臣也上拜遂爲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丞

守臣之職在宣上德達下情耳千古循良稱職之外更無奇絕王生二言豈惟敎讓

直是通達治體，而龔少卿眞率之風，亦自可想。

隺挺

隺挺少敦學，多所覽究，推賢愛士，州閭親附。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更相存慰，辭旨欵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後稍值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湧貴，親故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散之貧困，鄉邑更欣歎焉。舉秀

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太和十八年，除光州刺史。時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今願獻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竟不受，表送京都。北海王詳為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為司馬。後詳攝選事，人競求遷敘，挺終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授一縣。當為申請。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家恒典，下官雖慙古賢不伐之美，至

於自衒求進、竊復羞之、卒於光州、吏民聞凶、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入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

美玉不寶、吾愛吾鼎、恒情能之、而終不肯以自衒求遷、確然之守、何可及也、獨怪古道如休徵、必欲藉一牒以爲申請、非所望於高賢、

孔渙

孔渙除晉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綺、見渙居處儉

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嶼曰、太守身居美祿、[illegible]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卹厚意、幸勿爲煩、

是實語、亦是實心、

袁甫

袁甫自言能爲劇縣、荀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幍、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虀、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

何能悉長、黄覇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尉善其言、除松滋令、

人各有能有不能、此眞言實也、用違其才、使非其任、卒有曠官之誚、公冑之言、銓曹當設此一格、

嚴詡

嚴詡初爲潁川太守、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

遣使徵詡，以何並代之，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見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穎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爲美俗使者。

語皆眞致，但恐難爲代者。

孔思遠

孔思遠在郡，性至眞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

亦志崇儉素。宋世並稱清約、

實玩服用不疑、正見眞率、不然、將外示龐

敗以博名高、矯名之人、即儉素亦非其質、

孟信

孟信拜趙平太守、政尚寛和、權豪無犯、去官居
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
契已訖、信適從外來、告買者曰、此牛先來有病、
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

廉太守一貧至此、猶不欲以病牛欺人、豈

其居官而有自歟

何遠

何遠爲武康令，正已率職，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别，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爲宣武太守，

惟正已率職，故不必以供帳奉太守，然亦幸此賢太守相賞耳

阮長之

阮長之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爲諸府參軍毋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尋遷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毋亡葬畢不勝憂瘁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辭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着屐出閤依故事

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因遂日長之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及卒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在官常擁敗絮似近不情然長之一生不侮暗地自是徹底漢

魏霸

魏霸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常服粗糲不食魚肉

不特廉靖可風、抑且友愛可念、

陶潛

陶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常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即日自解歸、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潛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即解

印去縣、

既欲爲三徑資、定須東帶見督郵、總之殆中磊塊、吾從吾好耳、

殷仲堪

殷仲堪既爲荆州、值水儉、食常五盌、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眞素、每與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乎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登枝捐本真爲貴介子弟醒其痼疾

王世述

王世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循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濛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華於昔始爲當時所歎

足自當止在世述固爲衷言然足之一字

人情所難、不可爲訓、特其衷底不停蓋藏、真率可取、

李孝貞

李孝貞開皇初、拜馮翊太守、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以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

宦意文情、日久日淡、此君直是胸臆中語、

王化基

王化基爲知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詈，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基聞而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詈，如此之重，使我早知，便當以此詈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不特有雅量，且能安於人，

劉惔

劉惔爲丹陽令，許珣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珣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

凶繇人，吾安得保此。王羲之在座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惔之不飾陋以欺人，珣之不違心而規友，羲之之以異言為面折，一會而三善具矣。

高爽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為晉陵令，蒨之迎賜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炎涼世態雲雨交情識破自可付一笑、

馮道根

馮道根清簡謹納、口不言功、武帝嘗指道根示沈約、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出爲豫州刺史、將行帝使畫工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無可死之地、其言似佞似眞、然後使朝

廷不復憶一州者又何必死乃識門、

呂僧珍

呂僧珍甚爲武帝所委任爲太子中庶子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至是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分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

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不私從父兄子。不益官爵。如此人。安得不與卜鄰。

樂法才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太常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表求便

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外，

恥以讓俸受名，可令借節省以博名者而

諸

裴昭明

裴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歷任清貧，爲廬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常謂人曰，人生何事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此君胸中大是了然、故處世直截乃爾、○能知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定不欲競執關鍵、

張岱

張岱爲司徒左曹掾、母年八十、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按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齊武帝即位、復爲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或謂岱曰、公每能緝和公私、何以致此、岱

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寬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繇而及

爲政寬平待物以禮悔吝何繇而及謂張公爲根心之言可謂張公爲涉世之妙亦可

王秀之

王秀之仕宋爲太子舍人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出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

日至人所貺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貺財亦不逐禍吾生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歷侍中都官尚書輔國將軍

知足之廉廉猶易爲生資已足絕無蓋藏不絕俗以爲高高高不可及

明山賓

明山賓十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衛將軍江祐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

詠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天監十五年出為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山賓性篤實家常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

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聞遽追錢而去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返樸激薄停澆矣卒官贈侍中謚曰質

發廩賑饑雖州曹失簿而出納之間關人職守安可嘿不自明過於長厚要以資性篤實質之一字眞稱易名

陳顯達

陳顯達除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

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諂于多事豪後達聞之不悅子休尚郢府主簿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習俗移人人亦孰不欲子弟佳如王謝而顯達獨以此相戒識固高人一等

王峴

王峴為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峴

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
問還資多少、崐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
帝悅其對

崐刺廣州既無所取、如此多多許、從何得
來、況表獻俸祿之半乎、特不隱情以矯廉、
差可尚耳、

樊子蓋

樊子蓋授武威太守、加金紫光祿大夫、帝曰、人
道公清、定如此否、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

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小心二字最妙人臣之負官箴者皆一念之肆為之也

崇守敬

崇守敬為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洋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僚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

體勢、余以爲任官亦無體勢、各宜勉之、

任官無體勢、此語亦須勘破、不然、恬者得之以安命、而躁者因之以競榮矣、

銚期

檀鄉賊寇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之、或以告太守銚期、期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城西、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

故職郡中服其威信

能令從叛者自殺以謝眞可稱彼爲獄誠矣

劉曠

劉曠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

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沿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頻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頻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卿能獨異於衆若不殊奬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自來清名善政未有不從誠恕中得者

栁玭

栁玭爲瀘州守之任時泝舟經馬騣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

專本道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掉扁舟被衲衫把杖于迎接叅狀云百姓趙師儒玭以其有職非隷屬邑怪而辭之師儒曰蜀亂離某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幸妄徼戎職玭欣然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億豐備欵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玭悉爲和之仍嗟嘆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爲斯人致節察蓋賞其知分任眞也

鄧公和詩之意全是一片開誠爲地方作

消弭訐、然師儒似非草草爲鄉里豪者、亦直得柳公一和耳、

陸象先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瘉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嶲請軍事兼招慰使、仍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縱經之者、必摶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

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涉下、鐵馬亦可蹄穿、先覺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焉、

象先此舉、誠未審度形勢、然聞言而自惕、足爲執拗者式、

鄭棨

鄭棨以進士、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出爲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棨移黃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郡、贏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

犯鄭使君寄庫錢

人苦不自知、棨能自言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大較是真率人、故遇寇亦近於愚、然能使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何可易得、

狄棐

狄棐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器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累官太常少卿、爲寇準所厚、準薦通判益州、累遷知廣州、代還不以海物自隨、進

樞密直學士、歷河中河南府、裴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裴於上前、裴退謂所親曰、吾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垂老自汚耶、爲郡愷悌多惠政、不爲表暴、海內稱之、

不肯附與援人、爲政豈肯表暴、

韓魏公

韓魏公守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必親視之、雖在病疾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臥內、人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略於總劾、

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琦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吾恐有所不盡、而况其可以委之人乎、

魏公此念、是一夫不獲、實予之辜、

杜衍

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知開封時、常食惟一麵一飯、或美其儉、衍曰、衍、山陰一措大耳、幸遇明時、俸入以周親族、常恐食浮、一旦國家奪所有、却爲一措

大將何以自奉乎、爲措以清介稱、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湫隘、才數十楹、不殖田產、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嘗敎門生曰、官清只畏人知、若求人知、同寮不廉者、必譖之、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賈禍而已、但優游其間、黙而從之、無媿於心可也

正獻公清介、絕不作矯矯態、故持議平平近人、然風世砥俗之意自深矣、

歐陽脩

包拯知開封、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歐陽脩代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有以包勵脩者、脩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所長耳、開封亦遂大治、

用人與見用於人者、慎勿強其所短、則政無不舉、歐公此言、可以垂訓千古、

陳良翰

陳良翰知瑞安縣、善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

良翰曰無術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虛堂懸鏡訟自得情但得情勿喜尤進一

格

張詠

張詠知成都聞寇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

我矣、

萊公學術誠不足而能虛受乖崖之諷、卽此虛衷、便爲學問、然非乖崖一片眞率意、亦不肯臨岐爲此言也、

又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

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
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仍處女也

待人則爲近情之事持己則爲不可及之
守毋謂乖崖觀濟獻之懸父像以絕慾者
雖相去遠甚然要其根之濃淡亦自不同

陳堯佐

陳堯佐徙知幷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
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後知
開封府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

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爲政一以誠信爲本

任威擊強盡察防姦譬於激水欲澄至哉言乎促轡而御馬無調良雖然緩急操勒終須在我

胡宿

胡宿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宿爲人清謹眞率其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延晉公常日所用樽

皿、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以為厭已、遂辭去、乃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贐行始喻設陶器之故、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以授甯、使葬之、甯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

胡文恭能識丁晉公於未遇之時、可為具眼、然竟不能知其心術之邪正、豈晉公才局不凡、令人深不可測乎、

鄭澣

鄭澣爲河南尹、儉素自居、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帶亦古、澣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澣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禮相待、思得承乏一尉、乃錦游鄉里也、澣然之、將去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澣大嗟怒、謂曰、皮與中何以異、予嘗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厚風俗、且

憐子力田緻衣、必能知艱於稼穡、何嘗淺、甚于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索其所棄者盡食之、遂揖歸賓闥、贈五縑石遣之。

少年子弟、暴殄飲食、最一可恨事、須時得此君嚴督之、乃妙

李遜

李遜為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甚、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廪、所曹以衣食、

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敝也，天下莫不嗟尚，

厚諸昆從，是敦倫之士，而不棄甘露一事，

尤爲有識，

湛朴

湛朴爲江夏縣令，動省過失，平居未始懈惰，臨民御政，必稽參條理，然後行，設有小愆，則以狀自劾，使吏望闕宣讀，呼名，朴則公裳唯諾於下，示其改也，范忠宣薦之朝，

非如此君誠心爲質，則望闕呼名，公裳唯

諾、絕爲迂濶矯情人矣、

楊萬里

楊誠齋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淸直之操、

一魏公是砥礪之言、誠齋眞有砥礪之行、世不少魏公之訓誡而少誠齋之實踐。

唐恪

唐恪調郴縣尉縣有民被殺其鄰以疑見執不勝於桎梏自誣服而尸不獲恪爭之令曰尸終不獲將爲君累柰何恪曰某爲尉而縣人被殺敢便文自營復使無辜償死乎乃躬出訪求至露宿埜次夜若有所告者旦以物色求之果得屍已乃獲眞盜一邑敬服移零陵令獄無重繫者幾二年改宣德郎知太原府榆次縣有村豪怙力暴服一方推埋爲姦至累歲不輸賦吏不

敢詰、恪以善道告曉之、其人感悟、拜泣曰、始愚不知、坐迷至此、願自新、死不敢易、卽輸積逋、痛折節爲善、悉遣子弟就學、其後輸賦役、居一縣先、又推所有以濟貧餓、遂爲鄉里長者、

露宿野次、如此精眞、有何難剖之獄、至村豪遂化爲長者、總在一段眞誠所融格耳、

毛仲權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仲權、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權延之上坐、謝曰、使某常聞斯

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虛衷自能得士、但狂躁之士習不可長

李襲譽

李襲譽以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及爲揚州、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餘頃、襲譽性嚴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

事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凡為守令能真為地方畫一利使地方受惠者便是真經濟然畢竟以嚴整莊肅之人方能為之斷非輕跳揮霍者所能○誠子孫數語真是深於為子孫計者此公生平之真誠可想

沈愈

沈愈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

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此幕官不飾廉以欺上，大是素心人，觀人當視其本色，仇泰然之見似拘，

趙德莊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愼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羅文莊公自言胸中有一狀元，終身遣不

去、然則德莊此語、可爲拾危科者頂門一針、

王萬

王萬知台州、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食惟蔬飯、後爲監察御史、首論史嵩之貪穢、無大臣節、以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

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

遺直遺愛、知臣莫若君矣、

徐經孫

徐經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

外欺其民、即內欺其心、

管紋

管紋、洪武中、任龍陽典史、時邑民負租三萬餘石、紋詣　闕請免、章三上不報、遂自經於登聞鼓下、特命官覈實免之、民因立祠祀焉、

捐一身而爲民捐三萬之負租、亦當含笑入地、但事不可爲訓、而朝廷亦竟以覈實從免、此

聖政之寬仁也、

吳嶽

吳太宰公嶽爲廬州守、時南明王公爲蘇州守、二官爲同年、一日以公務會於鎭江、吳折簡徵王、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屛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爲延款我、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遂盡歡竟日而還、風致淸標如此、嶽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閭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

寄還屬貯庫、

司馬文正以范堯夫一漆盒便鷩茶具吳公所具遊山之奉較文正猶侈矣、

孔鏞

孔鏞改連山縣連山西連昭賀猺獞出沒鏞至縣治無廨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鏞親詣其地民見鏞至驚走既而炊飯民舍輟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道左鏞一一賑恤之俾復業

繇是縣治始復、

如此荒落、正一味可以古意行之、

梁潛

梁潛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推誠愛民、蒞政平易、民咸悅服、爭訟頓息、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潛來、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陽春猺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即跳踉不可制、潛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恭敬命令、惟恐

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

澄瀧橋河，不若化陽春猺爲實政。

屈直

屈直，壁重慶知府，向來土官軍衛襍處，且富庶而訪議易興，直既拜命，人或以是爲慮，直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貪泉之不能移也，及至郡，方視事，吏持金床簿鋪面簿地步簿呈閱，征需七八千金，直嘆曰，小民營利爲生，何預於官，

而爲此橫歛耶取簿焚之府南妖擲甎石毀人房屋直乃告於城隍妖火遂息境內旱禾稼枯公將禱於眞武山是日天甚晴明啓行忽有白雲如蓋往返隨之士夫隨行者莫不驚異旣而果大雨如注

焚簿更妙於熄火

屠大山

屠大山出知合州政先寬和持大體而禁奸詰慝嘗以三尺假人與士民處坦夷不設城府

人人得盡下情、州民積苦瞿塘下流、水歲嚙城、有蕩析憂、惡力經營、築隄障之民以安堵、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爲州郡患、所至騷然、以計擒之、榜掠數百、不能及其身、乃齋戒禱於城隍之神、詰朝再掠之、而妖書出左腋下、道士窘、求水漿不得、竟死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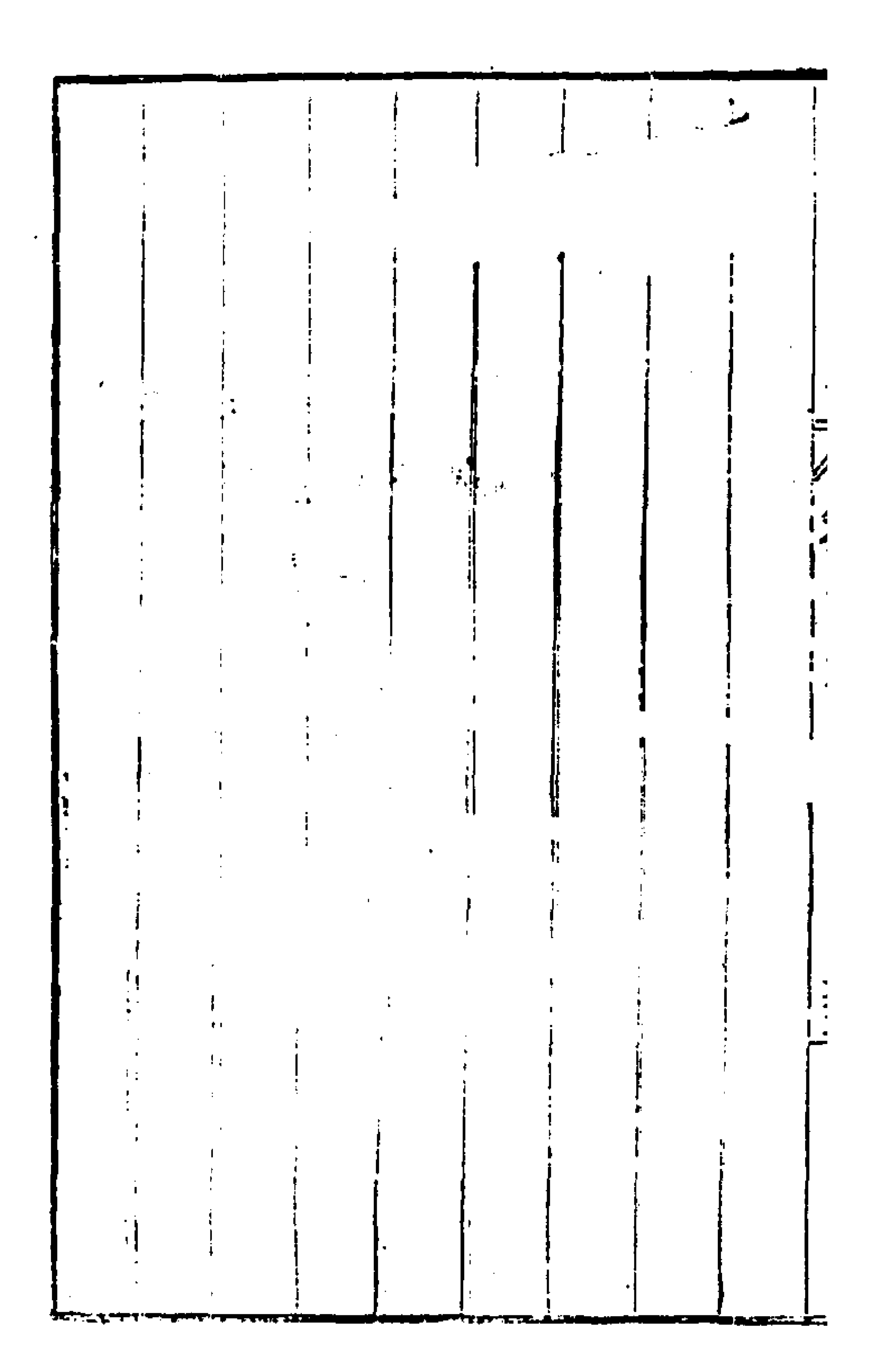
榜掠一道士、何必禱神、不毋以寬和之過乎、

劉修巳

劉修已爲吉安府推官、爲人簡素伉直、於辭貌無所修設、每群會、遨巡俯揖、若不甚解事、當道厭其所爲、將予殿課、郡守靳君學顏力救、乃免、間謂君曰、忠信篤敬四字、吾平生學而未能、汝第勉之、無憂齟齬、修已感激受教、然其人內明朗不可欺、日夕手撰獄辭、不他寄耳目、署吉水、吉水素號繁衝、賦課不前、時朝廷以邉劇、遣使索逋、旁邑牒猝辦、民多瘦死、乃召掌賦者、期日入賦、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不可負公、旬日、

畢如期，無一人受鞭笞者，每聽訟，摘察黠姦，無折以片言，或摘單詞相詰，莫不愧服，情既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久之多悔悟去，不復追逮，其敦教化如此。

此君大約是質朴人，故太守之教，政不欲以機智啓之。



附誠感

宋均

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眞所謂豚魚之格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

王尊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沉白馬，祀水神河伯，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覺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三老朱英等奏其狀，詔增秩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精誠所格，河伯自爲旋轉，如此定力人，豈畏王陽道乎，

虞國

虞國少有孝行歷官日南太守以化治稱常有雙鴈宿止廳事每出行縣輒飛逐車國卒於官鴈逐喪至墳棲墓上不去至今呼其地曰雙鴈國有從曾孫顗亦守日南稱小虞

國之雙鴈可配鄭公隨車之鹿

袁安

袁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有雹淵冬夏未嘗發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誠潔

齋，引愆服己，至誠感神，雹遂爲之沉淪，伏而不起。

一長便能感神雹，誰謂天道遠不可問。

諒輔

諒輔仕郡爲五官椽，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今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爲民

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誓，若至日中無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搆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得其至誠。

一五官椽，便自任以為當和調陰陽，置太守於何地？但古人一味任真，往往若此。

蕭修

蕭修為秦梁二州刺史長史，范洪冑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王廉勸

修捕之修曰此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食蝗遂盡而去莫知何爲帝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

與陰平令止雹同

徐栩

徐栩少爲獄吏執法詳平遷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野無遺草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奏栩他事栩棄官蝗應聲至刺史媿謝令還舍蝗即遠去後爲長沙太守

只執法詳平䟓便始終爲棚作護身符䟓

大是解事

法雄

法雄爲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多、雄乃遺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繇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

以獲安、

只是一念眞誠、不必作大奇特看、

鄭宏

鄭宏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三白鹿夾車而行、宏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至太尉、

日南太守雙鴈、並爲佳話、

韓稜

韓稜爲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

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忽醉、上問稜、對曰、臣今日降旦、邳人或尊酧耳、遣使徵詰、果然、

千里尊醇、便能醉人、

張華源

張華源爲兗州刺史、折獄明恕、囹圄一空、先是境內有猛獸爲民患、華源下車、甂山中忽有鹿駁食獸、人謂德化所感、

亦駁士解事、

蕭業

蕭業爲湘州刺史、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竝異之、

德感神明、理自不誣

蕭猷

臨汝侯蕭猷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懽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江陽齊苟兒反、衆十萬、猷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

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與楚王、當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衞土偶皆泥濕如汗、是月獻大破苟兒、從獻卒、謚曰靈公、

果爾則靈公之爲靈也宜、

房豹

房豹爲樂陵太守、郡瀕海、水多鹹苦、豹鑿一井

遂得甘泉、人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井味復鹹、

鑿井得甘泉、未便見政化、惟復鹹時乃見耳、

崔挺

崔挺爲光州刺史、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神人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遂營之、數年

間果無風雨之異甚既代即爲風雷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

棟宇成毀亦自有定數恐未必皆善化所感

達奚武

達奚武在同州常旱欲祀華岳華岳在山下常所祈禱武曰吾備位三公不可同於衆人須登峰展敬尋其聖奧岳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六十攀藤而上稽首祈請即藉草而宿忽夢一白

衣執手曰快辛苦甚相嘉武驚覺益祗至旦雲霧起澍雨霑洽遠近

禱雨以誠應者恒變

豆盧勣

豆盧勣爲渭州有惠政高武隴素乏水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白鳥止廳前乳子人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因號其泉曰玉漿泉

之水得飛泉并稱惠澤

陳伯修

陳伯修爲宣城守、政暇多在順白堂講易、忽見朱衣人前曰、請殿院看雪、時方七月、伯修疑不應有雪、勉起、方離數步、大聲如雷、堂梁已折、禪榻壓碎無餘、

太守能政暇講易自不應墮、危機中

許維禎

許維禎爲淮安廳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塲、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

前境內旱暵，維禎禱而雨，暵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柰何？維禎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嘉之。

此君每每善禱。

呂璹

呂璹少爲漳浦令，民有死於虎者，璹哀之，於其死處施一穽，立牓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穽有虎陷焉。其爲政誠格上下者，皆類此。

心迫於誠，而事近於怪。

孫洙

孫洙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歛緡錢以取羸爲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綱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爲害致禱於朐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民歌其清靜頌其至誠感格云

遇事甚有執持驅蝗乃其細事

孔鏞

孔鏞初知都昌分民戶爲九等以均賦役設倉

於水次以便牧飲縣濱彭蠡毎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龍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爲荇藻所絡若鱗介然鏟火之其妖遂絕

即不火亦不能爲妖但火之則人心之惑解

牧津卷之十九 終